

# 通鑑綱目

六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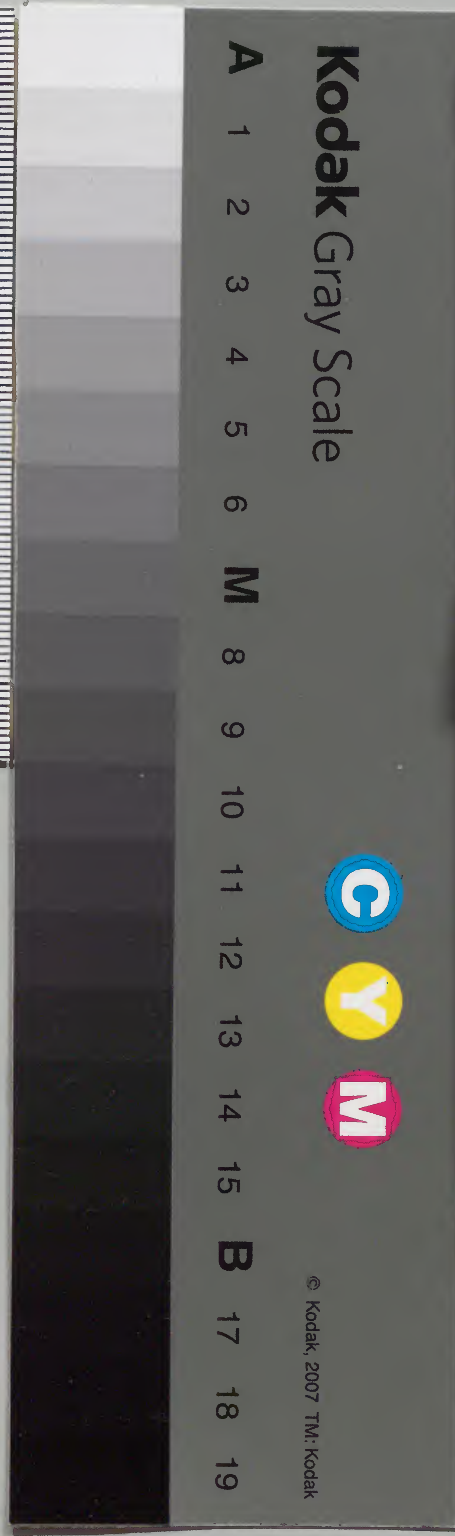
成帝

元帝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架	冊
五	二	八	九	七
九	七	冊	號	冊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九	六	七	九
七	三	一	五	七

庫 文 閣 內		漢	
番號	漢	5967	
冊數		97 ( 11 )	
函號		283	3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淺草文庫

書法 以災害也於 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

守張猛為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  
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  
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金進今  
邪正雜糅忠讒金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  
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出  
讒邪金進也讒邪之所以金進由上多疑心  
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  
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  
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  
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  
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  
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  
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  
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  
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



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  
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  
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  
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  
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  
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  
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  
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  
堪上欲以爲勳乃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  
勳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  
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  
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

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  
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  
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  
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  
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  
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  
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  
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  
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  
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  
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巳矣斯  
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  
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



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

果何在哉集覽章交公車人滿比軍言奏章之多

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又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北軍注見宣

帝地節三年踰時一時三月也二府丞相府御史府出令則如反汗今出善令未踰時而

反是反汗也易渙汗其大號朱氏附錄曰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

箇物出不會反醜詆醜惡詆毀也流言謂其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實飛文無姓名之文不

知所從來也汲引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險坡坡彼寄反字與諛通詩卷耳篇

序險諛私謁之心注崔云險諛不正也斷斷不可光祿勳徐廣曰斷魚中反斷斷爭辯之

意劉向傳注斷斷忿嫉貌光祿勳周堪也謂堪不可用故言堪本作故臣前書言堪不可

誅城門校尉百官奏云掌京師城門屯兵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言豐前為司隸校尉時

於春夏繫治人也百官表云司隸校尉職掌徒隸捕巫蠱督大奸猾質實一統志云

諸葛豐琅邪人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尹東漢以後因之晉為始平郡治所後廢之故城

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大丘城也其西城名小槐里

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書

**書法**



豐有罪下書左  
遷堪猛病帝也

###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  
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  
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  
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  
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  
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  
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  
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  
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

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  
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  
能免乎  
**集覽**言君蘭為句君蘭楊興字捐之謂  
我也通鑑考異曰案荀紀蘭作簡五鹿復姓  
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  
此後因為氏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真大  
治者非文致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  
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列子黃帝篇天下大  
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史記秦本紀自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  
先之僅以小治  
**質實**五鹿充宗  
頓丘人

###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通鑑卷之六十三  
漢紀之六十三  
六十三



已卯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

朔日食○夏六月赦

**書法**

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書也自趙主父始書大赦

秦始皇帝不書赦二世書大赦一高帝在位十二年書赦三而五年一歲再赦惠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呂太后八年不書赦文帝七年始書赦凡二十三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赦六武帝五十四年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七宣帝二十五年書大赦一書赦八凡書赦九而為鳳皇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矣合而考之秦皇呂后不論莫疎於文帝其次惠帝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



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倣之。此教化之原。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竝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三



**集覽**

刑猶難使錯注見文帝十三年刑錯楨  
 幹幹通作榦書費誓時乃楨幹注楨音  
 貞榦工榦反蔡氏傳曰楨榦板築之木題曰  
 楨榦端木也芻曰榦板兩邊障土者精侵李  
 奇曰侵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顏師古曰  
 侵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左傳昭十五  
 年吾見赤黑之侵注侵妖  
 氛也氛惡氣也侵子鳩反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  
 冬十一月大破之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  
 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  
 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意  
 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  
 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  
 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乂暴而天誅亟決  
 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  
 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  
 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未可多發  
 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  
 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  
 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  
 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  
 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



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  
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  
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  
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  
吏士頗留屯田備安

**集覽**

師不久暴劉伯莊  
曰暴音僕露也謂

不久宿兵於郊野之外無慮注見五代唐明  
宗長興三年並和史炤曰和胡臥反應也

**正誤**

無慮今按集覽註見宋文帝元嘉六年  
愚謂無慮者言不用計慮可知其數也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

**質實**

一統志云濟陽

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為濟陽國於此東  
漢廢之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

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

千人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  
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書法**

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  
五年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

復其身初元五年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  
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  
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  
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



# 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

**考異**

提要猛自殺上有  
堪卒二字據分注

刊本  
漏也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  
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  
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  
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  
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  
謫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  
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  
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鳩之後稱  
疾而去則善矣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  
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任其咎者  
矣是時帝以日食召前言日食咎在堪猛  
者責問之因徵用二公則是帝既知猛矣  
而又縱顯謫之自殺帝誠何  
心哉猛不書官蒙上文也

**發明**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  
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  
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况賢如望之猶  
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  
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  
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  
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果  
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



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集覽**

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

納新神示有所加也老蘇族譜引曰服始於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毀其廟而不祭矣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注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主於墓所不埋夫藏主於墓而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書法**

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

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書法**

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壬午五年秋，潁川大水。靈帝中平元年。○冬

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考異：孝惠下本或漏

皇字

從韋玄成之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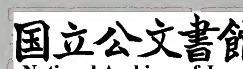
**發明** 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

至微，猶謹之若此，况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爾。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

廟園，明年書罷孝文太后寢祠園，毀者是則立者非矣。特書屢書，皆譏之也。

###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流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

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集覽上音扶，富反，又也。下音扶，自反，返也。樂成，顏師古曰：樂音洛，已成之業也。大察，用明大過也。詩始國風，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文公傳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

**集覽**

二后文，王武王復復



風化之所由始也。禮本冠婚。記冠義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昏義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記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醮祭也。冠禮醴重而醮輕。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動靜游燕所親。每動靜游燕之間必皆與所親者俱。

#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

**集覽**

塞宣房房本作防初河決

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瓠子隄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館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屯氏河在魏郡館陶縣境內屯徒渾反隋誤以毛為毛乃置毛州失之矣。清河靈鳴犢口史炤曰：鳴犢河名在清河

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宣房

宮名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屯氏河即衛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大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



漢之郡名治武城縣後魏移置清河郡及縣於漢歷城縣北齊移治仍舊後周置貝州郡如故隋罷郡以清河縣屬黔州五代晉陞為永清軍宋改為恩州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部本朝改為縣仍屬東昌府靈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河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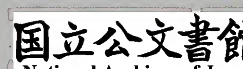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集覽隕石注見武帝征和

四年梁國名注  
見景帝三年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質實信都國名注見

秦二世二年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顯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





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顯克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遜封不効。



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誇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

**集覽**

焦延壽姓焦名天字

延壽以孝廉為郎以其孝廉舉之為郎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豎刁豎音樹刁與貂通



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童豎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給小事焉顏師古曰豎刁即寺人貂齊桓公之閹宦也管仲死桓公以豎刁為相桓公病易牙與豎刁作亂房指京房之指意已論為句諭曉也新豐本京兆鄠邑也漢高以太上皇思土乃築城寺市里似豐縣又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後縣廢屬臨潼縣正先姓名也左傳宋上卿正考父之後草皆持東與王草文藁也所作求朝之奏草並持向東以與憲王註誤註古賣反亦誤也案景帝詔曰吳王濞為逆註誤吏民

**正誤**

奏草皆持東與王今按草字當屬上文奏字為句蓋以記房所

說密語并所作求朝奏草二者皆持東與王若獨持奏草則不云皆也

**質實**

一統

志云京房東郡頓丘人焦延壽東郡頓丘人魏郡漢初所置治鄴縣東漢末冀州徙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為鄴都晉仍為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雋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為清都尹後周復改為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為相州大業初復改魏郡唐為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為彰德府隸河南道新豐注見成帝鴻嘉元年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



年十一

**發明**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為房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質實**

陳咸涿郡相人萬年

子之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纒纒綬若若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



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  
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  
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  
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  
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  
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

**集覽**

何

之則眾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纍纍綬若若印執政所持信也纍倫追反禮  
記纍纍如貫珠綬組也若若長貌顏師古曰  
印纍纍綬若若言其兼官據勢也應劭漢官  
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  
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  
二月闕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乃時

歸誠時時歸納誠款以取信於上漏盡刻漏  
法以銅為渴烏狀如鉤曲注水以浮刻漏之  
箭律歷志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注  
漏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財幸財與纒通  
淺也猶言僅也

**正誤**

財幸今按財與裁通裁  
擇而幸從其言也見漢

書賈誼  
傳註

**質實**

朱雲  
魯人

#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考異**

提要閏字上  
誤加秋字

**書**

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  
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

氏自  
此始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書法**

綱目雪不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

則非常矣故書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

丞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

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質實**

一統志云陳湯山陽瑕丘人甘延壽郁郅人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馬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



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鄧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

**集覽**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先是鄧支單于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吉送其侍子至單于庭鄧支殺之所以求問谷吉何為而死也今乃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鄧支至其國與之合兵也康居國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剽悍剽與慄慄通漢書項羽慄悍史記作慄悍索隱曰慄疾悍勇也或云慄輕也並匹妙反非凡所見凡常也此非尋常所見之事進薄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薄之者迫與之戰也鉦鼓鉦音征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鏡止鼓注鏡尼交反小鉦也鹵楯兵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鹵或作楯大楯也楯豎尹反字本作盾被創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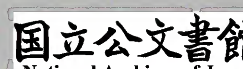
**發明** 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冊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哉

丙戌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豪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集覽** 縣頭豪街縣挂也五輔黃圖云豪街在長安城南門內晉灼曰豪街舊有蠻夷邸若今鴻臚館掩骼埋胔記月令孟春文鄭氏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之者不以死氣迎生氣也骼江百反齒才賜反

**書法** 書與甘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郅支也前書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





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質實** 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霸水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安陵惠帝陵邑注見惠帝

七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書法** 岸崩爾常事也何以書壅水逆流則非常矣終綱目書岸崩三 是年新莽

丙子年靈帝光和六年而壅涇水者二是年新莽丙子年

**發明** 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

在野臣不臣之應著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

丁亥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 ○ **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園廟遂廢 **集覽** 寢廟園寢

殿園謂山陵塋域顏師古曰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者承奉所為也寢本在宗廟後

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不平疾未愈

**書法** 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

不平故也漢人輕議宗廟之罪大矣備書譏之



**發明** 既毀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又從而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合其復也以體不平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

**質實**

濟陽國名注見永光四年山陽國名

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戊**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



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羗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  
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  
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  
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  
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  
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  
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  
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  
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  
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  
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  
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  
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  
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  
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  
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語甚厚歸號  
**集覽** 良家子如淳曰良  
昭君為寧胡閼氏家子非醫巫商賈  
百工也又注見宣帝甘露三年家人子幕北  
幕通作漠瓚曰沙土曰漠應劭曰沙漠之北  
匈奴南界也即突厥中磧耳塞徼塞先代反  
塞之為言隔也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為  
界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亭隧注  
見武帝征和四年關梁周禮司關注關界上  
門也梁水橋也詩造舟為梁將軍嘉嘉  
將軍名也姓許閼氏注見高帝六年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燉煌郡名注見  
唐莊宗同光二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年陰山注  
同上年

###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  
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敕宜侍帷幄  
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  
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  
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  
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  
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  
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  
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  
是也其以少傅  
為御史大夫  
野王名也字君  
野  
王杜  
陵人

**集覽**

野王名也字君

**質實**

野

### 以名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  
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  
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  
止奢靡務於儉約察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  
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  
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



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集覽**

召信臣召姓也與邵通音寔照反周文王

子邵公奭之後阡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也陌莫白反風俗通曰阡陌田間道也

也以視好惡視古示字漢書高祖視項羽無東意注顏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為示好惡並

去聲

**質實**

一統志云召信臣九江壽春人

###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姦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

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又繫案驗是為

郅支報讐也上立出使士令縣道具酒食以

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

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

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掃谷吉

之耻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  
 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  
 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  
 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  
 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  
 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  
 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  
 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  
 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  
 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  
 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  
 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  
 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  
 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  
 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  
 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  
 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  
 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  
 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  
 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  
 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  
 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  
 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  
 也

**集覽**

立出吏士立便放出所繫之吏士毀  
 重損毀威重也屠三重城仲馮曰劉



向疏本作五重城疑五字誤靡億萬之費靡  
 讀與縻同散也貳師李廣利也為貳師將軍  
 功德百之功與德百倍勝之常惠隨欲擊之  
 烏孫宣帝時烏孫昆彌上書言匈奴侵擊唯  
 天子出兵救之漢遂遣常惠護烏孫兵共擊  
 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奉使克獲封  
 為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宣帝時鄭吉  
 田於渠犂神爵二年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  
 擲欲來降使人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  
 京師上嘉吉功封安遠侯解縣縣讀曰懸解  
 倒縣之義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宣帝時  
 莎車國殺漢使者衛侯馮奉世矯制發兵進  
 擊莎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  
 其矯制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乃以為光祿大  
 夫今杜欽以事雖已往故追訟之毀泉臺則  
 惡之公羊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十六  
 年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  
 成為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  
 不如勿居而已春秋譏之謂但當勿居令自  
 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且以其無害  
 於民也舍中軍則善之舍音捨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  
 一其將皆命卿魯次國也命卿一人無中軍  
 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公羊  
 傳作三軍者何三卿也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君子善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質實**

一統志云義成漢初縣名屬沛郡甘延壽受封為侯即此東漢廢之故址在鳳



陽府霍丘縣北四十里杜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也

### 五月帝崩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丞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集覽**

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

**書法**

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

### 復罷諸寢廟園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

**書法**

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則不當復罷罷而復復而罷予奪唯意謂之何哉綱目詳書之所以深罪之也

### 六月太子駑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槌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



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以責誚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丹即却頓首曰臣愚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卽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



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集覽**

輦鼓騎鼓也周禮旅帥執輦記月令命樂師脩鞀鞀鼓先儒謂鼓有柄曰

鞀大鞀曰鞀鞀與輦同又樂記鼓輦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輦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輦步西反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墮徒回反下墜也擿今則擿投也臨近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擿鼓也楚辭招魂篇高堂邃宇檻層軒晦菴集註軒樓板也檻軒前欄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中嚴鼓之節中竹仲反當也嚴鼓莊嚴鼓節也器人取人器能也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陳惠李微二人皆橫門鼓吹相長大言中山王與太子長大相等立膠東王故事初景帝立子榮為太子微為膠東王後廢榮而立微是為武帝青蒲應劭曰以青覘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復虔曰以青綠蒲席也

服

通鑑綱目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六



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說各不同今兼錄之莫不歸心臣子史丹傳註顏師古曰言臣子者謂自託為臣子也仲馮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為國生意將為國家別生他意妃匹妃讀與配同嚴恪恭謹貌嚴讀曰儼路寢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寢前殿也朝諸侯羣臣之處基楨基墻始也楨謂楨榦板築之

**正誤**

中嚴鼓之節今按嚴謂急擊也中木也山王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今按長字上聲顏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按史丹傳臣子下有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一句故仲馮以為宜屬下句綱目節去此句而臣子二字一本改作太子豈朱子意邪

刪去二字尤順

**質實**

一統志云史丹魯人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

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質實**一統志云

王鳳元城人賀之孫也

**書法**

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故魏冉書舅王鳳書舅

王崇書舅

**發明**

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



堅冰可  
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

**質實**

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二里

巳丑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

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官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質實**

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

**書法**

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

罪免而削其中書令終綱目宦官書免二石顯侯覽書削官三程元振仇士良李敬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

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集覽**

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平阿侯王譚成

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

**質實**

一統志云安成漢舊縣名屬汝

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南郡後省之故城在汝

○夏四月黃霧四塞

寧府城東南汝水北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

**書法**

齊淮南王子不序文帝十六年此其序何病漢也序則曷為病漢以為無

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

**發明**

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

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繆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書法**

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

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愍帝建興二年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



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

###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后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集覽**

甘泉注見

文帝三年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鸞路駢駒注見文帝元年鸞旗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五路駢駒駢赤色馬也。二歲曰駒記郊特牲曰：牲用駢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 庚寅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集覽**

雍五時注

見景帝中六年郊五時。陳寶祠，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似肝也。索隱曰：云于案云語辭也。瓚曰：殷云案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也。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媼，在地下食死人腦，媼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括地志云：寶雞神祠在漢岐州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有石鷄。



在陳倉山上葉縣屬南陽葉君卽質實一統志云陳寶

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質實

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史記秦文公獲

若后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

聲殷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從匡衡之請也

始親祠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以渭城延

陵亭部為初陵質實渭城縣名注見周顯王十

和二年初陵質實九年咸陽縣延陵注見綏

注同上年○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

### 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

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

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

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色

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

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

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

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

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

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  
 晉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  
 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  
 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  
 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  
 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  
 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

**集覽**

禮

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娶九女杜欽傳注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  
 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  
 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姊妹姪女  
 弟曰姊妹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  
 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  
 姊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

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曰禮  
 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  
 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  
 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公  
 羊傳莊十九年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  
 以姪姊從注必以姪姊從之者欲使一人有  
 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疏解  
 云不相嫉妬共保其子也後徠異態顏師古  
 曰徠古文來字後徠謂後進者態異也支庶  
 有間適之心詩詁正長之子曰適餘眾曰庶  
 支庶謂庶孽之眾如木之有枝也間離閒也  
 晉獻納讒申生蒙辜注見高帝十二年晉獻  
 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小弁之作韻會卞作弁  
 薄干反小弁詩文公傳曰周幽王娶於申生



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  
讒遂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詩以自怨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許氏何許氏嘉

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  
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  
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兩漢立后異其文  
者五惠后張氏宣后許氏成后許氏哀后  
傅氏桓后梁氏皆有故者也許惠帝四年

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

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闕氏生二  
子曰且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闕氏生四

子曰雕陶莫臯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呼  
韓邪欲立且莫車顓渠闕氏曰匈奴亂十年

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  
雕陶莫臯大闕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

于卒立雕陶莫臯  
**集覽** 且莫車且子余  
約令傳國與弟 反下且麋胥同

辛卯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

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  
犇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  
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集**

**覽**

一統志云王商蠡吾人樂昌侯武之子

**書法**

書訛言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訛言三 是年哀帝建平四年新莽乙亥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上欲專委任王鳳故策免嘉

**書法**

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始此策免之辭有三策免某官某者無罪之辭

也某官某有罪策免者有罪之辭也某官某策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

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大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質實**

一統志云谷永

人 耒陽

**書法**

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雋山崩

**質實**

越雋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丞相樂安侯



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質實** 樂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千乘郡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集覽** 監臨盜所主守

直十金顏師古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已也律條贓直十金則至重罪

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千肥

**集覽** 肥 邑名屬真定古肥 一統志云肥隳漢之縣名屬真定國即古之肥

子國也繫力追反 子國後廢之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毫未詳沿革或疑即毫縣未知是否姑闕之

**書法** 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

書隕石十二詳秦始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 是年陽朔三年鴻嘉三年元延四年

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負五人

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

然矣

**書法** 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



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終綱目書罷宦官二是年靈帝中平六年

詔罷諸

宦官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

之士請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曖昧之瞽

說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  
**集覽** 申伯之忠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中國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為侯伯故稱申伯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合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武帝時以捕斬重合侯功封安陽侯後事昭帝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以捕得馬何羅等功封博陸侯其妻顯弒皇后許氏而光不發覺光卒之後



霍氏謀反族誅舍昭昭之白過舍式夜反釋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之又谷永上言反除白臯多繫無辜聽晦昧之瞽說掩郛感反藹暗不明也瞽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倚異依物曰倚異謂災異也湛溺之意谷永傳注湛讀曰沈書泰誓沈湎冒色蔡氏傳曰沈湎溺於酒也偏駁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毋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谷永傳注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谷永為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

為光祿大夫則同建始四年中事

**正誤**

倚異政事今按谷永之意以災異為偏寵

無繼嗣之故而帝乃倚以為政事所致也抗湛溺之意今按湛與耽通樂之過也說文作湛字從女谷永正指湛溺女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解偏駁之愛今按偏者不周普也駁者雜而不純固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

**質實** 一統志云申伯河南人周宣王母舅封申築城于謝仲山甫嘗作詩送之詳見詩大雅篇白虎殿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內

**書法**

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



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是年陽朔四年。

### 秋桃李實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疑，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外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集覽** 部刺史

帝置掌奉詔條察州，不循守條職。部刺史所察本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六條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譴呵及細微，譴謫問也。呵與訶同，大言而怒也。雖細微事，亦譴呵之。申飭，本傳飭作敕。注敕約也。

**質實**

一統志云：薛宣，東海郟人。

**書法**

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實者。

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官亭室廬且頃所以頃鄉也曩也九河今既四萬所難明禹所道九河今難辨明也

書禹貢九河蔡氏傳曰爾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湖蘇六簡潔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謂今滄洲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

集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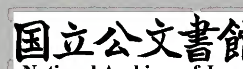
頃所以頃鄉也曩也九河今既四萬所難明禹所道九河今難辨明也



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於分投水力為句殺所界反衰小之也言於此處多穿渠則水勢分而力薄金隄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東郡白馬縣東五里質實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屯氏河注見元帝永康五年靈鳴犢口注同上年九河已見爾雅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洲廢清地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爾今亦湮塞姑存于此已上說見河間府志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金隄注見文帝十年

### 以王尊為京兆尹

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尹尹旬質實一統志云王日間盜賊清拜京兆尹質實尊涿郡高陽人南山注見文帝三年





#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爲從事中郎

上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顯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命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考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罔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守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釋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冠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



湯集覽惟蓋之報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

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士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歷時歷經歷也一時三月實

實一統志云段會宗天水上邽人

書法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后

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劾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

不足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可譏矣故特筆書之自是書免為庶人徒感

煌則以鳳死而商惡之也書詔還陳湯長安則以王氏決勢而耿育言之也一陳湯

也綱目屢書之病漢而已矣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

十六日隄成賜集覽竹落落與絡通以竹延世爵關內侯集覽篋為外蕃而籠絡之

書法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

者延世而已詳文帝十二年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揺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集覽** 家主倉穀飲食壹受詔如此為句壹猶言初言家史初受詔便如此減省揺手不得言法度

易觸犯使我不敢輕動

**正誤**

壹受詔如此今按壹明人學壹是同義猶一切也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鈎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集覽**

竒請他比居宜反比毗



至反例也。奇請謂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鉤撫鉤，致也。撫，收拾也。毛舉數事，顏師古曰：舉行毫毛之事，言其微細之甚也。見

漢書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生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一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使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詐諛亦詐也。

沛郡鐵官冶鐵飛

集覽

沛郡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鐵飛何金失性也故通鑑不書  
綱目特書之終綱目一書而已

○夏楚國用電 **質實** 楚國注見  
景帝三年

大如 斧

徒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集覽** 山陽地理志河內  
山陽縣又昌邑王

被廢國除為山陽郡括地志云山陽在曹州成  
武縣東北今徒山陽王為定陶王蓋定陶亦屬

曹 **質實** 一統志云山陽漢之郡名治東緡縣後  
改為國曹魏廢之故城在兗州府金鄉

縣界內定陶國名 ○悉封諸舅為列侯  
注見秦二世二年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  
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 **質實** 平阿縣名未詳沿革成都縣名注  
見帝玄更始二年紅陽縣名未詳

沿革一統志云曲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  
初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

九十五里高平縣名注見  
光武建武六年平涼府

**書法** 前序五侯建始元年病漢也此則何  
以不序貶於其事端則餘者畧之可

也書悉封諸舅而封爵之濫甚矣高帝之  
興也書悉封諸功臣為列侯今也書悉封

諸舅為列侯漢  
之衰可知也已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  
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  
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  
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  
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  
文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  
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功著職修威信不  
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  
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  
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  
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  
**集覽** 湖三老  
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湖注見武帝征和  
二年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公乘本秦官  
言其得乘公家之車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堯  
典靖本作靜龔本作恭孔氏傳曰靜謀滔漫  
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  
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傳致奏  
文傳讀曰附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砥  
節首公砥礪也首妍究反向也御史章御史  
大夫張忠之奏章觀闕之誅孔子攝魯司寇  
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案王有五門中



門為雉門設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飾文深詆矯飾文法而深刻詆

誣 **質實** 徐州注見秦始皇

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自置刺史至是八十年纔三書黃霸張敞王尊皆以罪復用者也而以京

兆尹為之者二張敞王尊

終西漢書刺史三

# 兩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

**老異** 此

夷狄當書擊不當書討

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

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

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張

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

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

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眾以相殄

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温暑毒草之地

雖有孫吳將賁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

勇亡所施宜因其罷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

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

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

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

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

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

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諭

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

**集覽**

夜郎王興與夜郎王名也夜郎遂平注見武帝元光五年鉤町王禹

禹鉤町王名也鉤通作句並音劬町音廷顏師古曰鉤町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牂牁漏臥侯俞俞漏臥侯名也漏臥本西夷國名後置縣屬牂牁選與前書音義曰選與柔怯也與

與蠕通律書選蠕觀望索隱曰選蠕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守尉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遠臧讀曰藏孫吳將孫武子齊人吳王闔廬以為將吳起衛人先為魯將後去魯歸衛衛文侯以為將貫育士注見武帝建元

六年選任職任平聲堪也選太守之堪任此職者不毛之地莊子窮髮之地注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左傳食土之毛注土地所生之物曰毛數責數上聲計也計其罪而一一責

讓**質實**一統志云孫吳將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西破強楚北威

齊魯顯名諸侯所著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注見秦昭王五十二年陳立蜀郡臨邛人釋牂郡名注見武帝元光四年

乙未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上叔父也詔以其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集覽**



高反

**質實**

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

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

二月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詹實**

捷為郡名注見

光武建武十二年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集覽**

洪範五行傳論傳株戀反

解說洪範正經者

**書法**

書求遺書何美也終綱目書求遺書四 是年齊乙亥年元魏陳癸卯年隋

唐開元五年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集覽**

多質言為人少文飾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

綬商以憂卒

**考異**

提要商上有王字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

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

**質實**

一統志云

樂昌漢之縣名屬東郡後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城東南四十二里南樂縣境內琅邪郡

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書法**

凡書收印綬皆無罪者也據董賢竇憲侯覽收印綬不書

**發明**

凡物無兩大之理權貴無並立之勢當是之時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直然亦外戚疏屬鳳側目已久况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



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寧不愧哉

### 以張禹為丞相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質實一統志云張禹襄國人

### 鬲賓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鬲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鬲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奏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罽賓西域國，治循鮮城，罽居側反。至云：集覽為壤比為去聲，比毗至反，為其境壤相連比也。縣度之阨，縣音玄，顏師古曰：烏秣國西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酉陽雜俎曰：其土人壘石為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猿引也。崢嶸深峻貌，字與崕通。上七耕反。下乎崩反。業已受節，業事也。已然曰業。

謂既已受節而送使

### 山陽火生后中質實

山陽國名注 見河平二年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丁酉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至

### 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



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執宮  
 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  
 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  
 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  
 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  
 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京師  
 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  
 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  
 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  
 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  
 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  
 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  
 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  
 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  
 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下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  
 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異災異災之發  
 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  
 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  
 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  
 侵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  
 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  
 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  
 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  
 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  
 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  
 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



妻弟且羞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  
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  
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  
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

**集覽**

未曉

大將軍曉諭也言未曾令王鳳之知由周公  
之謙懼由行也周公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  
讒之聽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公自知謙退  
恐懼損穰侯之威損減也秦昭王母宣太后  
之弟魏冉封穰侯昭王以穰侯專權乃令出  
關就封邑放武安之欲放棄也孝景帝王皇  
后母弟田蚡武帝封為武安侯權移人主多  
受賂遺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  
取武庫是後乃稍謙退定陶共王元帝子名  
康定陶其封邑也謚曰共共音恭繼介繼細  
介間也謂不以細事聞介于懷一朝有他傳  
言恐一旦崩亡建遣建白於上而遣之推遠  
推通回反排斥之也遠去聲疏遠之也盪賜  
盪猶言洗滌賜告注見武帝建元六年亡著  
今亡讀曰無著陟慮反書之也明書在條令  
也亡著令謂舊無此條慎刑闕難知有罪可  
疑而難知者未曉大將軍今按之知當  
闕而從輕**正誤**作知之言未曾曉諭王鳳  
之知**質實**一統志云王章泰山鉅平人馮野王  
杜陵人奉世之子合浦縣名注見武  
帝元鼎  
六年

以薛宣為左馮翊



通鑑紀事本末 漢成帝 陽城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  
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  
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宣為馮翊屬令有揚湛謝游皆貧猾不遜宣  
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  
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  
去又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  
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  
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  
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也宣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  
可紀性密靜有思下至財用筆  
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集覽**

屬令馮

縣之令謂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頻陽注  
見秦王政二十一年令薛恭本孝者薛恭頻  
陽縣令也扶陽郡平陵縣人本縣孝者粟邑  
僻小邑名曰粟僻在山中而小令尹賞尹賞  
粟邑之令也換縣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令  
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  
為長有思思先寺反道德純備謂之  
思筆研研與硯同筆研謂簿書之事  
志云薛宣東海郟人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  
二十八年粟邑古地名春秋時名彭衙秦置  
白水縣以南臨白水故名漢為粟邑縣屬左  
馮翊後又為衙縣地晉省衙縣後魏廢粟邑  
縣尋析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初罷郡以縣  
屬同州唐省入奉先縣宋復置屬同州金元



仍舊 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考異** 按封拜例

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永始元年書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此當書以太后從弟音為御史大夫蓋誤漏也

屈相作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屈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未屬累世蒙厚恩身為宗室貴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秉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生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  
 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  
 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樹生枝葉扶疎上出  
 屋根函地中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  
 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  
 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  
 明詔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  
 子子孫孫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後  
 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  
 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  
 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

其言 **集覽**

五侯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  
 成帝諸舅也擊斷自恣史記涇陽擊

斷無諱裴駟曰謂攻擊決斷不諱避也國策  
 鮑彪注擊斷謂刑人也依東宮依上聲恃也  
 筦執樞機筦讀與管同專之也顏師古曰樞  
 機近要之官也正義曰機密之司也韋彪傳  
 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又郎顛傳曰尚書職  
 在機衡燕王蓋主昭帝元鳳元年燕王與蓋  
 主謀反呂霍惠帝高后時呂台呂產呂祿之  
 輩昭宣時霍光霍山霍禹之屬皆女后之戚  
 專擅朝政管蔡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九年  
 據重據專也重謂威重先見為其人微象見  
 形旬反為去聲言先前災異之見蓋為其人  
 而微示其象根函函則治反刺入也接近援



音素援引之使得親近也田氏注見正誤物  
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六卿注同上盛  
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今按先見  
屬上文為句為如字言凡物之盛必有非常  
之變預先著見以  
為其人之微象也

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卒

謚曰恭

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質實信都國名注見秦  
二世二年中山國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

官徒作亂討平之質實潁川郡名注見  
靈帝中平元年

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  
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  
中丞逐捕以軍  
典從事皆伏辜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  
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



通鑑系... 卷之... 漢成帝... 二年... 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  
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  
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謹敕句絕謹潔也  
敕通作飭脩飭也

**集賢**

**書法**

自武帝增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  
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  
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  
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若譚  
之無權而後  
可以書矣

庚  
四年夏四月雨雪

**書法**

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建始四年以  
是再書大異也其為異柰何鳳死者  
繼外戚之陰盛也終  
綱目書四月雪三

○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  
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質實**

一統志云王駿琅邪  
臯虞人吉之子也



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終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